

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

重返山楂树



魂的自由》。译有《挪威的森林》、《海边的卡夫卡》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余种。语学院教授。著有《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》、《落花之美》、《乡愁与良知》、《为了灵林少华，著名文学翻译家、学者，亦从事文学创作。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

张艺谋终究是了不起的电影导演。在这个张扬性感的时代——前不久上海就被评为世界最性感城市——他偏偏把人们的目光拉向银幕上的山楂树。

我曾是山楂树下的知青。一九六六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我刚读完初一，很快由初中生成了“返乡知青”。乡是山乡，电影中那样的山乡。也巧，每天上下工经过的山脚就有山楂树。山楂树的确开白花，也只开白花。开花时无数蜜蜂大小的白花铺排成一把把白色的小伞，远看如一方银灿灿的云霞。秋天果熟了，一簇簇红果缀满枝头，如红色的星星撒遍山坡——《山楂树之恋》让我想起那段艰辛苦涩而不无浪漫的青春岁月。李雪健扮演的队长，家里的土炕和大铁锅，墙上的毛主席像和革命年画，简直和我家的或所有山里人家的一模一样。“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”的歌声和“忠字舞”也倏然把我拉回四十几年前。有影评说电影“向知青致敬”。有什么可致敬的呢？一代人的读书时光和宝贵青春在那场巨大政治灾难面前遍体鳞伤，最初的一点点浪漫和激情很快化为无尽的困惑、焦虑、无奈以至绝望。应该感谢张艺谋让我这个知青重新赶回青春现场，在山楂树下重温 and 反思那段历史。

静秋的父亲是“右派”，母亲是“走资派”。老三是军区司令员的儿子，后来不幸得了白血病。这大体注定了两人的恋爱只能是纯爱，只能是超越特定社会压力的纯粹的爱情。不能不佩服张艺谋的眼力：两个“90后”居然把那个年代的知青演得那么到位。张导曾说90后孩子长得不美，“你看任何一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照片，都会觉得照片上的人非常单纯，这是一种历史的印记，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有这样的面孔。”然而他硬是把“这样的面孔”找出来了。就像对山楂树，我对“这样的面孔”太熟悉了。当年她和他就在

我身边擦汗，喘息、说笑和忧伤。而此刻我在银幕上看到了那一切。尤其长相和眼神，那么秀气那么清纯。同时老三隐约透出高干子女特有的气质，静秋多少带有“右派”遗传的知识味儿和倔强。不错，那种清纯带有一种历史印记，或者说是历史印记表达的清纯，一如山楂树，如山楂树白色的花，绿色的叶，红色的果——白得纯洁，绿得纯粹，红得纯正。

现在还会有那样的山楂树吗？还会有《山楂树之恋》那样的纯爱故事吗？

不知幸与不幸，当今社会为爱情准备的早已不是山楂树，不是“文革”中阶级出身的鸿沟，不是买不起运动服的贫困和女孩子在石灰砂浆中踩烂双脚的苦难，而是灯红酒绿的广场，琳琅满目的超市，摆满电器的套间，招惹是非的手机，尤其触目皆是性感诱惑……

于是，小说和银幕上的爱情故事往往更为功利，沉重和冰冷，集中展现当代爱情的扭曲和荒谬。人们从中看到的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爱情的肢解、叛离和亵渎。但《山楂树之恋》相反，怡静、温馨、内敛，感伤。力图提示爱情的价值与真谛，发掘爱情的纯净与美好，寄寓对最本质、最宝贵人性的追寻和期盼。干净，而催人泪下；娓娓道来，但刻骨铭心。这，就是纯爱的力量。至少对于我是张艺谋自《我的父亲母亲》以来最好的影片。

文艺不同于广告。广告宣传的是生产过剩的商品，文艺诉求的当是日渐稀少的精神元素。空气被污染了，我们渴望蔚蓝的天空；水被污染了，我们渴望清澈的山泉；爱被污染了，于是渴望纯净的爱。或者说，当到处摆满盆栽发财树的时候，我们渴望那棵山坡上的山楂树——真正的文学，真正的艺术，就是要在世俗风雨中庇护人们微弱的理想烛光，就是要寻找那棵山楂树。

或者莫如说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棵山楂树，都有重返山楂树的愿望。



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紧密，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韩松落，西北人，居河北，写专栏，做小说，看电影，

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

在桥上做决定

有河有桥的城市，记者只需要每天在桥上等着，就不难等到新闻。我们这城市有一座中山桥，桥上有若干弧形钢架拱梁，每天都有人爬上去寻死，有感情遇到波折的、做生意亏本的、高考失利的、儿女不孝顺的……个个背后都有故事。有次，有个女人因为发现丈夫有外遇，爬拱梁准备跳河自杀，后来被围观群众劝下来了，我去采访她，她说：“我就气蒙了，我就疯了一样往桥上跑……”我突然有了奇怪的想法：“为什么要往桥上跑？”她也觉得奇怪，是啊，为什么呢？

对于“桥”，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简单地注释为：“梁之字，用木跨水，今之桥也。”百度百科的解释也简明扼要：“桥，架在水道或空中利于通行的建筑物。”但我们对“桥”的感情却较为复杂，它是一种过渡，是告别，是联通，是空间的割裂处，是人间的缝隙，是日常生活里扣人心弦的刹那。通过一座桥，不只意味着物理意义上的位移，更是心理上的位移——桥是城市里一个漂浮的空间，是另一个世界，一个最容易到达的异域。

“桥”意味着一种决断，是必须做出的决定，是与过去的告别，乃至诀别。所以，阴与阳、生与死之间，有座桥，叫做“奈何桥”，而泰山云瞳桥的题联上写着“拔险惊心，到此浮云成幻梦；登高极目，从兹俗虑自消沉”。

那些与人的抉择有关的故事，总被放在一座桥上。《魂断蓝桥》，在滑铁卢桥上开始，在滑铁卢桥上

结束；《廊桥遗梦》里的婚后幽情，始终有麦迪逊桥在一边观照；《午夜守门人》里，违背了人间铁律的男女主人公，最终死在桥上；《巴黎最后的探戈》中，男女主人公的相遇，发生在塞纳河的双层大桥上；《天生杀人狂》里，米奇向梅莱求婚，也是发生在桥上；《上海之夜》里，两个躲轰炸的男女在桥下相遇，约定十年后再见；《苏州河》中，牡丹跳河，也是在桥上。

而朱丽叶特·比诺什主演的《新桥恋人》里，富家女和流浪汉的相遇、分离、重逢，都在那座桥上完成，导演里奥·卡拉克斯为了这部电影，甚至筹来巨资，在塞纳河上造起一座新桥，使这部电影成为法国电影史上投资最大的电影之一。为什么不能选择另外一个场景呢？因为，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桥上，桥是一个暂时与世隔绝的空间，便于不受干扰地发生爱情、做出决定。

桥在现实中的身份，也与决定有关。全美最热门的自杀圣地之一，是金门大桥，有人根据自杀者从桥上跳下的位置画出统计图表，可以看出，桥的中部，是大部分人选择的自杀场所——再往前走，决定就濒临失效了。

所以，电影里或者现实中，当主人公愤怒地奔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他的去向不外两个地方：桥，或者天台。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生活的割裂，我们于是需要一个割裂的空间，来帮助我们做出决定。

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

选择题

有这么一道选择题：如果你有100万元人民币，当然这不在你平时的生活费用中，那么你会拿这些钱去做什么？答案有几个：

1. 存银行吃利息
2. 拿去买车、购物消费
3. 环游世界
4. 买房加入炒房团
5. 投资或开一家公司

我朋友的朋友本来是个农民，住在北京大望京地区，那里拆迁，他手里一下就多出几百万元。这样，他就遇到了做上面的选择题的问题。当然，像他一样要做选择题的人，如今非常多，我看到过很多答案，但现在最多的选择是4——买房。

很显然，存银行这个选择，搁10年前还凑合，现在几乎很少人想把大把的钱放在那里了。至于买车和购物消费，一般只适合还没有车或家庭消费水平较低的人家，有了车再买好车，或纯粹就把这100万“娱乐”了，这样的人还是属于少数。

最后剩下两个选项，选择的人更是少了。开公司，不知道能不能赚到钱；环游世界，花光后怎么办？大多数中国人就是这样做选择题的。

不过，我忽然想，如果把这个问题给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朋友做做会怎么样？我有个香港的朋友，他十八九岁揣了5000美元去美国，在那里读书、打工、旅游，大约7年后，拿了5万美元回香港，做了一段时间旅游业。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很多朋友当了老板，发了财，就决定改行去当老板。在宽大的老板桌后坐了不到一年，他发现自己还是更爱旅游，就转而继续去干旅游了。至今，他已转悠了世界上150多个国家，我要是给他这道题选择，不用说，他还是会选择3——环游世界。

我另外有个朋友在德国，她原本是学建筑的，后来爱上了摄影，她先从建筑摄影拍起，后来拍人

物、花卉、风景等，满世界拍来拍去，成了著名的女摄影家。当初，如果她选择做建筑师，也会做得非常优秀，而且收入绝对不会低于现在的职业。可是，如果我拿这道选择题给她，我相信她还是会觉得为难，因为这里没有一项符合她的意愿，唯一有些接近的就是3——环游世界，这可以让让她满世界去拍自己想拍的东西。

我的女儿今年已经上初一，她拿回的作业或考试卷子常常满纸都是选择题，以前她经常问我这道题怎么选择，那道题怎么选择，可现在她基本上已经不问了我。我告诉过她，将来你的生活中经常会有类似这样的选择题，你要学会自己选择，而不是让我来帮你选择。

像拿着100万如何选择的那种问题，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方，人们的选择肯定会有所不同。假如搁抗日战争年代，我估计很多人会选择拿去打小日本；搁在当下的美国，很多人会选择去旅游或投资；而搁在一些伊斯兰国家，可能多数人就会选择拿这钱去麦加朝圣了。

从感性的角度来说，我觉得拿100万去周游世界是件很浪漫、很惬意的事情，能够做出这种选择的人，我相信不仅需要浪漫的情怀，还需要一些勇气和信心。这种勇气包括能独自去世界各地闯荡，面对旅行中遭遇的各种困难。

而中国人如今大多数选择买房，其实也无可厚非，毕竟中国人从简陋、拥挤的居室里跑出来没多少年，加上金融危机、物价飞涨、福利保障不全，大家有点钱买个住房，多少有个安身之处，还能稍稍保值。

我跟女儿说，与他们在课堂上做的选择题不一样，生活里的选择题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，而是有多种可能性。当然，对每个人来说，那些选择题中有最优选择和最次选择，关键是，你能选对自己真正喜欢的答案。

千年房事 李开周专栏

想租房，掏红包



市》、《食在宋朝》、《祖宗的生活》。李开周，职业撰稿人，编剧，专栏作家，著有《千年楼

来看一则招租广告：“洋房，愚园路，近渔光村，地一亩余，独立，三开间，三层，电、卫、煤、车全，廉顶，顶费二十二条。”

这则广告刊登在1947年6月17日的《申报》上，它的意思是说，在上海市愚园路靠近渔光村的地方，有一幢花园别墅出租，该别墅为西式建筑，三间宽，三层高，占地一亩有余，通电，通煤气（广告中的“煤”即煤气，上海使用煤气很早，清末已设煤气厂，并有煤气管道通往部分居民家中），有卫生间，有车库，房租面议，顶费从优，只收22根金条。

所谓“顶费”，是指房客很多，房子很少，租赁市场上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，房东把租房门槛抬高了。想租我们家房子？行，拿钱来，房租得缴，押金得缴，房产税也要替我按时缴上，这些都不说，进门之前还得拿一大笔钱给我，把我哄高兴，不然我把房砸了也不租给你。这一笔用来哄房东或者二房东高兴的钱，就叫顶费。

从1912年到1949年，上海房子供不应求的时候多，供大于求的时候少，除了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期和1932年一·二八事变时期，租界内外暂时出现过房价止涨，房租略降，房客少而空房多的“奇观”以外，整个民国时期上海的房价和房租都在疯涨，住房一直严重稀缺，房客一直得看房东的脸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房东和二房东就向房客收起顶费来了，譬如刊登那则招租广告的房东就狮子大开口，向承租人收取22根金条。

当时有规定，金条一根，标重10两，22根就是220两。现在一两黄金至少得卖1.5万元吧？220两黄金，就是330万。好家伙，为了租一幢花园别墅，得给房东封上几百万红包！而且房东

还说，这是“廉顶”，没敢往多里要。

您说：太黑暗了！我不租还不行吗？当然行，可是您不租，有人租，不差钱的家伙多着呢，清朝遗老，下野军阀，政府要员，洋行买办，腰包都比您鼓，他们也许本来有房子，但是被鬼子炸了；有的则是刚搬到上海，暂时还没有住所，掏几百万顶费租幢别墅住着，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在话下。再说哪天他们要是不租了，那几百万也未必就白扔，他们可以做成二房东，也在报纸上登一广告，把顶费从22根金条抬到23根金条，嘿，照样有不差钱的主儿上赶着来租，居然还有赚头。

由此可见，租房必须交顶费这种变态现象也不光是因为住房稀缺才产生的，更主要的原因是贫富悬殊。上世纪40年代末，柯灵先生在《枫桥的梦》里写道：“其实上海何尝房荒，平民虽立锥无地，而达官贵客，巨宅连云，所荒的，是平民没有金条而已。”真是一语中的。

又，柯灵要是活到今天，看到大多数人都买不起房，而同时每个城市和每个小区又都存在一批空置房时，他大概会以为出现了时光倒流，嗖的一下子回到了六十年前。

附注

1.1941年3月5日《申报》刊登竹枝词若干，其中一首是：“人多屋少计堪乘，一度退租价又增。前客未迁来后客，看谁捷足快先登。”描写了旧上海住房市场僧多粥少、供不应求的现象。

2.1946年上海市财政局调查发现，房东所收顶费往往是年租的十几倍到几十倍。

3.1947年12月颁布的《房屋租赁条例》，禁止房东和二房东在押金和房租之外另收顶费、小费以及其他任何名目之费用，但是该禁令毫无效果。



纪录片《睦邻》、合集纪录片《兄弟》。刘武，导演兼制片人，曾任大学讲师、新闻记者，出版过《醉里看